

928
4
3

直講李先生文集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官人第一

為人上者孰不欲進賢而賢或不進孰不欲退不肖而不肖或不退豈知而縱之邪人未易知也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彼色厲內荏言行不相顧者滔滔皆是也非久與居胡能睹其真偽耶久與居者非鄰里鄉黨而誰邪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後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恭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

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閭胥二十五家之吏凡因會聚則書其人材族師每月朔書春秋祭酺又書黨正夏正之月書州長正月之朔攷春秋社又攷是一歲之中凡

幾書凡幾攷至于三歲鄉大夫乃攷而興之獻其書于王退而又詢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乎其詳如此其慎如此而官謗不敢治道不登未之有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才決於數百言難乎為無失矣

官人第二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蓋貴之祿

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粟財給穀農采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眾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謀謀於國則否况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則曠天官敗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也若是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廢

齋夫之印綬不可以幸而得也矣高位之辱哉夫位有高卑祿有厚薄言其操柄則無所不重州縣之職前世以為徒勞者而民命繫之未聞明試其功而居位受祿一官之效則仕而後學之有美錦者不使人學制焉民所以死生貧富顧不重哉

官人第三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凡百官府旬終月終皆考其治狀若治不以時舉者宰夫以告冢宰而責之至于歲終又考非直責之而已其有功無功司會以詔冢宰冢宰以詔王而廢置之置者進其爵廢者退其爵也及三歲則冢宰大計其治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也噫先王所以課吏考功如是其密也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教盪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驟獲其

利無功者卒伏其辜雖能言之類亦知勸勉媿耻矣况智者乎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彼三歲而一考九歲而後黜陟蓋帝道寬簡抑時世之然未若周公之典垂後昆之躋也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必也不求功實而以日月為限三年而遷一官則人而無死孰不可公卿者乎

官人第四

冬官考工注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

氏名官者也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韋氏裘氏治氏之類是也族有世業則以氏名官若桃氏為劍蔡氏為削鳧氏為鍾鼎氏為量之類是也甚矣事之不可以不常也易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夫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尚曰久於其道必三十年必百年而後仁政可成殘殺可去况於中人以下分職授政而可以不久者乎是故先王建官有世守之

至以為氏也漢文景至武帝之初國家無事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然則古之治天下皆如此乎吏之於民必相知心然後治也吏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矣欲相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來者亦如此則是吏未嘗知民心民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為傳舍事或不舉則曰以待後人民視所屬如過客理或不勝亦曰以待後人官何以備眾何以服謂其有功邪進其爵可也重其賞可也如其職事則久之為黃故漢有當遷而

增秩留者矧伊無功之人而可虐受祿食往來於道
路間邪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官人第五

地官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
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
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誠哉民事之
重宰相所宜躬親也以三公之爵而聯六鄉之吏非
躬親而何召公為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
舍小崇之下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愛其樹甘
棠之所為作也而陳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
內史丙吉謂宰相不親小事何也苟決獄不平錢穀

出入不節民聞相殺傷不止而宰相不知尚可調和
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也哉此皆華言誤天下事
慎聽之也故先王以民惟邦本造次顛沛無或忘之
既使大臣為鄉老又取其鄉之人為吏所謂使民與
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者也蓋使民自舉
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稅田役於內謂為比
長以上之官也夫能盡知人之情偽與其土所有其
俗所宜莫若其鄉之人也因以為吏孰不治乎宓子
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

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受教於單父之人猶以至治况
使單父之人躬為吏乎漢之賢人仕州郡者多矣刺
史二千石往往有能名未必非其所助也東西南北
之人言語猶未相通而責之善政難矣哉

官人第六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
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
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大哉封建之禮

此周之所以本支百世乎荀卿有言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鄭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子也然則先王於其族類有不厚乎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平王東遷而晉鄭是依其世與年過于所卜由此塗出也豈嘗有兄弟之國敢問鼎之輕重者哉故段灼表于晉武帝曰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

中亦一家之有耳縱令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臺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不改其名矣善哉灼之知言也漢雖有七國之變而梁孝以睢陽城守晉雖有八王之亂而元帝以琅邪中興魏氏王公有名無實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曹爽一死而司馬家取之如運諸掌上灼之言不亦善乎

官人第七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
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
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
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
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
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
侯而發禁命事焉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守則衆
同衆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
侯而命其政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六服朝歲則下

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
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夫君
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
通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否柔
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
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謨
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奸
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
其斯之謂乎石顯五鹿充宗疾京房欲遠之元帝以
房為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

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由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詩曰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秋三歲况其久者乎

官人第八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僖寺人之數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邊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醢人奄二人盥人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內司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舂人奄二人饎人奄二人橐人奄八人守桃奄八人內小臣稱士者異其賢其餘蓋皆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或

在帷薄之內論其職掌則或聞林第之言固不可以誣辱俊又渾淆男女其用腐身之類是乃制事之宜矣然而先王不以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寵奄稱士者止於四人况可為卿大夫乎哉漢文帝時趙談駮乘爰蓋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如使之尸天官又非駮乘之比也自鄭衆謀誅竇憲為大長秋封侯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高冠長制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土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

故曰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
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豈不哀哉唐之北司同歸
于亂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信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教道第一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堯舜之民鄙天
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歛賢才
未有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
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
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
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
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

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媯親於外親任
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
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
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
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不弟不事師
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大哉先王之所以馭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
如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
顧而况賓興以勸之哉養天性滅人欲家可使得孝

子國可使得忠臣矣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
人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目何以為正聲目何以為
正色口何以為正言身何以為正行明者幸而得之
昧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
室不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為國
者可無意哉

教道第二

外養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謂養國老庶
老也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
臣九十日有秩也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

之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
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
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
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
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噎
而祭緇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凡四代
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
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按

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
為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而不可得也
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
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獻祝饗在前祝饗在後公卿奉杖大
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意莫不為臣然而以
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
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
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

笑噫盛哉

教道第三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飲酒比鄉里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

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僕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

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
成教而后國可安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
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夫二人同居亦一長一幼
如使幼皆順長則爭何由興推此以及千萬人宜乎
其獄訟之寡也而况專人之長以及吾長養人之老
以及吾老則輕重可知矣輕重可知而不孝不弟者
其唯禽獸之心乎若是則教焉得不成國焉得不安
也哉

教道第四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宗繼別

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
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
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
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
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
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
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
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
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旁盡於
三從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

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
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
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內則曰適子庶
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
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
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
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
子夫婦皆齊而助祭焉終事而后敢私祭然則族人
之重宗子何如哉重宗者尊祖之義也意所生猶或
不孝况遠祖乎同產猶或不睦况族人乎是先王坊

民有禮而刑不足以齊之也

教道第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
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鄴長各掌其鄴之
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
之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謂也哀
哉死者乎為其形之將敗也而人惡之矣為其心之
無知也而人倍之矣是故絞給衾冒以周其內棺槨
槨以文其外為使人勿惡也朝夕之奠以繼其養

神明之器以備其用為使人勿倍也君子過哀則幾
毀滅小人直情則將忽忘是故哭之有節服之有斷
此聖人所以制喪禮也春履雨露而怵惕秋履霜露
而悽愴孝子以天時之變念其親之不得見也是故
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陰幽以思而祭者可見矣祭之
日入室必有見乎其位出戶必有聞乎其聲事死者
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蓋非牲牲肥脂棗盛豐備
而已此聖人所以制祭禮也人有貴有賤有富有貧
而未有無親者也其禮雖異其情則同王制曰庶人
繩封葬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亦其喪禮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其祭禮也然
冥冥之民勸於利而懲於威苟非上之所財成則末
由也已故小司徒有其禁令而鄧長治之也三年間
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矣然
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馬能相與群居而
不亂乎楊子曰人而不祭豺獺乎是喪祭之禮廢則
人不如禽為其上者所宜憂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教道第六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
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
者祭服也凶服者吊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簋
簠鼎俎之屬間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盤素俎揭豆
軼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
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
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
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間祭器者也

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
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共也
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
教成夫有其禮者必有其財而後可行也由士以上
則田祿足矣庶人農力或不免凍餒而求其備禮不
亦難乎故禮不下庶人者以此苟非之財則人無禮
不立何斯民之不得用哉先王惠之乃使比長閭胥
族師集罰物以為服器民有用者則共之若有故而
不共則鄉大夫以公物補焉民無傷財而可得服器
則夫能言者肯不行禮哉如是而不行禮則納之刑

辟其又何辭宜乎其天下大服也任延為九真太守
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
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
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
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
餘人其產子始知種姓彼一郡守猶能教人以禮而
助之以財况四海之富乎哉

教道第七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祗其命之數夫宮室取以待風雨是則蓬茨足矣衣服取以禦寒暑是則紵絮足矣車馬取以代勞是則柴轂足矣器物取以利用是則瓦釜足矣然而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

也先王因人之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級使貴者得以逞賤者無所覲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于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不尊家家可以大費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讓所以衰也仲叔于奚繁纓以朝而仲尼惜之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而賈誼長太息無意乎民則已苟有意哉是所先急也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
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
慢聲惰慢不恭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
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
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
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
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
和順身體備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
也深矣乎聲之感人也如水之激如草之偃自生民
以來莫之能免也樂記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

憂嗔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
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慎所以感
之者故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
有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與
人無不正則聞之且見之者焉得不正乎子夏曰今
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擾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
樂之發也噫舞者男女自相雜子夏已疾之而况粉

白黛黑笑言於尊俎間乎董仲舒所謂民之師師者
宜不宜也然則天下多淫辟之罪有以矣夫

教道第九

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
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
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
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
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

六曰車馬之容以媿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
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
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
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者既立乎
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策之上
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
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則
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
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
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
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
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
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
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
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
與選左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

具也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隳矣觀惠帝之失
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執法焉欲
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
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舍周其何適哉孔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噫猶有望
於今之世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明堂定制圖序

五宗圖序

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羊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講張各信其習脩墜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顓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

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元堂左个十一月居元堂太廟十二月居元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

聶崇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為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水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三位無九室之說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亦駁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意康成注禮記既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堂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輕駁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誠舛

繹之甚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

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

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覈其

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無

數但以一大室四太廟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

八左右个其實十三位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孔穎達正義以為云

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

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

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

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

飾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耳

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

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

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

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

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

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

戌上之室元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元堂太廟則曰

子上之室元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

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

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

明堂之上既獨以子

午卯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堂

按名共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解見於後

又其人但知

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謚者愍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令為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

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太廟以是為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介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戶牖之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察之謚之所言竊所未諭且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

如東南角二筵地便當為青陽基

右介及明堂左介

矣他皆倣此

址既狹况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

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
乃以二筵為兩辰我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
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
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
背馳李謚之志稍欲舉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
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
之周戴其月令雖秦人所作然皆追述古先聖王之遺
以古道行之於時故稍或損益之豈可謂皆非古制歟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
圓下方八窓四闈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風
四闈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

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
理因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備廣非謂立
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
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在九
筵七筵之內則餘如鄭氏五室之制從東至西亦須
三室已據大筵之地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西堂止有
一筵半每筵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據
六筵之地外南北之堂各深半筵深四尺五寸狹隘
甚矣况室數更多豈可容哉蓋記者上言堂上之備
廣次述室中之丈尺本非一貫而談也四堂東曰青
陽南曰明堂西曰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
餘章北曰元堂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
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

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湏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于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太廟餘三面皆微此或問於臣曰經所謂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中央故云太廟太室也子何湏謂太室四方既不得有虛地云太室在其中欽臣對曰太室則太室四旁虛地非地既有虛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旁虛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中央乎又問曰子必云四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相通者何哉臣對曰中既太廟不為室而與十太廟相通者何哉

有太廟子午卯酉又各名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而地實相接則不得不相通也

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

夾兩窓所謂八窓四闥也以廟之與堂當有所限隔故各為一門也謂之闥者

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群室之戶耳窓牖異者亦以廟門旁變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三位而白虎通云十二坐

當是畧中央土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

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此謂

四旁二筵地非青陽等太廟也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
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
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
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
也此謂青陽等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太室四旁各二
筵之地既為太廟又已當子午卯酉之正人君若
尊嚴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
筵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筵地雖
為太廟而當子午卯酉之正可以聽仲月之朔矣然
若以此二筵地便為子午卯酉之位則餘辰又不正
矣與夫連太室而為室何異哉然如以太室東戶前
二筵地便為卯位聽仲春之政南戶前二筵地便為
午位聽仲夏之政則辰巳二位湏過在東南一角豈
復能當音陽右个明堂左个之上我故宜各於太廟
之外別取二筵地與左右个並列而假若是則三家
太廟之名然後能使十二辰皆正也

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
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窓
闥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
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
其義則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爾崇義
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
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
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戣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

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

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

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己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

由曾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庭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當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

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
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
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
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
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
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無明文然太史職云閏
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儒皆以為天子閏月聽朔於明
堂門中還而又慶於路寢門也既閏月聽朔於明堂
門中還而又慶於路寢門也常月聽朔於明堂之時
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當如在明堂中
史職閏一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
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盡而返耳豈復有明文

言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又况蔡伯喈以為
明三者同制妄生枝葉以言之也

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離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統緒

不已甚乎素準正論駁之詳矣大戴亦云其外有水
名曰辟離於斯則誤

也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

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

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於戲括人

既往禮器凋敝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

者多迷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于有唐布

政之宮屢曾營繕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群議交闢誰

將正之明君賢士疚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涵泳恩澤
仰茲大典輒所究尋伏惟 國家拓境踰四溟太平
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耕籍田
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 聖神之衷殆將經
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雖賤微亦願
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具
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
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
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
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

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

窓是為八窓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來於

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

外傳也

堂之下門之內本無脩廣之數故今但圖五
重門即不計其丈尺舊說明堂宮方三百步
自可因宜置也或問於臣曰臯庫雉應門之號四
面皆同何也臣對曰四堂者皆天子所居所居之面
皆若王朝焉無東西南北之異也今但變其內門之
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不改焉耳又問曰既
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明堂之門乃假王宮諸門
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之上所以事天尊祖布政教
之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門者限內外通出入而舊
圖無所法象但以天子聽政所居象如王朝故假宮
門之名亦況取諸書畧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
何害於理

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鴻覆無私儻
垂甄錄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
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
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容罪當殊死謹
上

五宗圖序

大傳曰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
者後世以為祖也又曰繼別為宗注云別子之世適
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為小
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

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
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
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
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
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
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為適妻之所
生為庶若祗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為適其次子
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
繼世為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

為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為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為之齊衰三月為其母妻亦然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所謂繼禰者為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也其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焉是自高祖

之後至玄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為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總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為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

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今此圖盡為二子以
甲乙第之斯蓋設法貴於省文若庶子之多者可以
此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庶也適者皆為小
宗庶者皆不繼禰其旨甚明弗復盡注

贊曰吾於三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
十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外疏
矣而合之以食序以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之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
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斷遠則忘之
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
天下乎於戲書燔簡脫幸存其畧而學者弗之察吾
甚病焉故表之以圖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富國策十首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富國策第一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蓋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群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

事兄弟婚媾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荒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所謂富國者非曰巧籌算祈毫末厚取於民以媒怨也在乎強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有餘也節用之說何如曰凡言國計者未嘗不以儉德藉其口也而皆不得其說必以茅茨土階冬裘夏葛為帝王之德是乃非聖無法不近人情宜乎人主之弗聽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使齷齪吝嗇下同匹夫不得自廣則安用尊

卑為哉周制王有六寢后有六宮內官百有二十人女奴不在其數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衣有文繡器有寶玉次舍共具所至無闕用四代之禮備四夷之樂玩好有焉匪頒有焉好用有焉王及后之用財皆不會計其所以自廣何如哉若是而從墨翟之道晏嬰之學以儉陋為是則周公之制作果非乎故曰凡皆言儉德者皆不得其說也愚以為時有不同事有通變用之不足則禮從而殺亦聖人之意也有周而上兵農未分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皆出於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
伍兩卒旅師軍必耕而食必蠶而衣國之經費茲不
與焉故以九州之財奉千八百君而有餘也秦漢而
下兵農漸異衣食縣官者動數百萬內嚴宿衛外驅
戎狄轉運千里賞賜鉅萬國之經費日以廣焉故以
九州之財奉一君而不足也當其有餘之時用之可
以盈禮遇于不足之際則宜深自菲薄如周之制尚
當裁減甚於周者非敢聞也小過曰君子以用過乎
儉語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儉非聖
人之中制有時而然不得已也故孝文帝躬衣弋絺

葦烏韋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欲為一臺度用百
金廢而不為夫豈不知說耳目便身體極至尊之用
哉蓋念不傷財不害民損上益下之道也故其十二
年而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之
時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至武帝之初七十
年間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
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語後世之盛
王必稱文景其故何哉以能適時之變過自菲薄而
然也於惟一祖 二宗創業屬統功德至矣延洪
于我 后靡不動且儉矣而今羗戎背惠邊境暴師

勞費不息帑藏不實此其過自菲薄損上益下之時也伏惟日損之又損之以文景之心為心則天下幸甚

富國策第二

民之大命穀米也國之所寶租稅也天下久安矣生人既庶矣而穀米不益多租稅不益增者何也地力不盡田不墾闢也周制井田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有奇人無易業而一心於農農時不失農功不粗則地力可盡也既又賦之以菜或五十畝或百畝或二百畝課其餘力治其曠土則田可墾闢也經界既毀王法弗復然猶能者時出焉李悝為魏文侯作盡

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漢搜粟都尉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於畦中苗生葉以稍耨靡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盛夏靡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一歲之收常過縷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此盡地力之效也孝景詔曰郡國或硤狹無所農桑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徒其議民欲徒寬大地聽之此墾田之意也今者天下雖安矣生人雖庶矣而務本之法尚或

寬地何者貧民無立錫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富人
雖有丁強而乘堅驅良食有梁肉其勢不能以力耕
也專以其財役使貧民而已貧民之黠者則逐末矣
冗食矣其不能者乃依人莊宅為浮客耳田廣而耕
者寡其用功必粗天期地澤風雨之急又莫能相救
故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山林藪澤原隰之地可墾闢
者往往而是貧者則食不自足或地非已有雖欲用
力末由也已富者則恃其財雄膏腴易致孰肯役慮
於蓄畜之事哉故田不可得而墾闢也地力不盡則
穀米不多田不墾闢則租稅不增理固然也今將救

之則莫若先行抑末之術以敝游民游民既歸矣然
後限人占田各有頃數不得過制游民既歸而兼并
不行則土價必賤土價賤則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
無逐末之路冗食之幸則一心於農一心於農則地
力可盡矣其不能者又依富家為浮客則富家之役
使者衆役使者衆則耕者多耕者多則地力可盡矣
然後於占田之外有能墾闢者不限其數昔晁錯言
於文帝慕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今宜速取秦漢
權設爵級有墾田及若干頃者以次賞之富人既不
得廣占田而可墾闢因以拜爵則皆將以財役傭務

壘闢矣如是而人有遺力地有遺利倉廩不實頌聲不作未之信也管子曰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惟上所裁擇

富國策第三

貨莫貴乎金賄莫重乎帛所貴乎金者以其器成而可革革之而不耗也所重乎帛者以其用功甚省而有益於寒也今茲乘輿之器享燕之用內賞賜群臣外交通四夷必不可毋用金銀百官在位六軍在籍夏有暑冬有寒必不可毋用絁帛何以使金多而足用帛賤而易致哉愚以為東南之郡山高者鮮不

鑿土深者鮮不掘失職之民網漏之姦晝夜合作足蹈重泉而不憂於陷首戴川澤而不虞於壓鑛石雲涌鑪炭之焰未之有熄一泥一沙茂遺利矣是金非不出也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蠶女勤苦罔畏飢渴急采疾食如避盜賊繭簿山立繰車之聲連甕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是絁非不多也金盡出而用不足蓋用之者衆也絁雖多而帛不賤蓋不專以為帛也古者以金銀為幣與泉布並行既而稍用為器飾然亦未甚著也今也翕然用之亡有品制守閭閻者唯財是視自飲食頽沐之器玩好之具或飾或作必以

白金連斤索鈞以多為愜財愈雄者則無所不至矣
舉天下皆然故金雖盡出而用益不足也古者錦文
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今也庶民之家必衣重錦
厚綾羅縠之衣名狀百出弗可勝窮工女機杼交臂
營作爭為纖巧以漁倍息其為帛者鹽工惡然而已
故絲雖多而帛不賤也金不足則價騰躍價騰躍則
出邦布而市之費日增焉猶不能登其數則率民而
買之彼農民未嘗蓄金銀一旦當具則必資於豪黨
資於豪黨則或壞其產焉官增其費民壞其產此實
弊之大也帛不賤則貧民弗可得貧民弗可得則紵

絮不足以禦冬而凍者多矣宮之稅買其價弗損而
唯行濫之得帛行濫則軍吏之衣莫能完固而貧者
多矣官價弗損人民多凍軍吏多貧此亦弊之大也
今將救之則莫如明立制度其用金銀上下有等多
少有數匹庶賤類毋得僭擬則金不可勝用也君子
小人服章有別民非布帛毋得輒衣工機之功將復
其本則帛不可勝用也果能此道矣是宿弊之源可
坐而塞也孔子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乎制度禮
之實也善為政者得無留意哉

富國策第四

或曰前所謂毆游民而歸之謂逐末也冗食也未者何事冗者何名其所以毆之請言其術曰所謂末者工商也所謂冗者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工不造瑯琢商不通侈靡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故工之所作賈之所粥商之所資皆用物也用物有限則工商亦有數令也民間淫侈亡度以竒相曜以新相夸工以用物為鄙而競作機巧商以用物為凡而競通珍異或旬月之功而朝夕散焉或萬里之來而墜地毀焉物亡益而利亡筭故民優為之工商所以日多也古

者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它未聞也今也釋老用事率吾民而事之為緇焉為黃焉籍而未度者民之為役者無慮幾百萬廣占良田利宅燬衣飽食坐談空虛以誑曜愚俗此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官有定數今也郡縣之治未免寬貸冒名待闕傭書雇納請囑之流動以千計內滿官府外填街陌交相贊助招權為姦徇偷蠶食竭人膏血此又不在于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周禮有醫師掌疾醫瘍醫以治萬民之疾病疔瘍其員不過十數今也巫醫卜相之類有

相摩轂相擊也或托淫邪之鬼或用亡驗之方或輕
言天地之數或自許人倫之鑿迂恠矯妄獵取財物
人之信之若司命焉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
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庶人無用樂之文况新樂之
發子夏所不語匹夫熒惑諸侯孔子誅之今也里巷
之中鼓吹無節歌舞相樂倡優擾雜角觝之戲木梟
革鞞養玩鳥獸其徒之數群行類聚往来自恣仰給
於人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飢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不耕者凡樂夫不織者凡樂
女柰何民不飢且寒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飢寒

而上不匱者未之有也欲毆工商則莫若復樸素而
禁巧偽樸素復則物少價巧偽去則用有數利薄而
不售則或罷婦矣如此則工商可毆也欲毆緇黃則
莫若止度人而禁修寺觀止度人則未度者無所待
而皆罷婦矣禁修寺觀則已度者不安其居而或罷
婦矣其不歸者後數十年物故盡矣如此則緇黃可
毆也欲毆官府之姦則莫若申明憲令慎擇守宰法
嚴而吏察則無所措手無所措手則不得不罷婦矣
如此則官府之姦可毆也欲毆方術之濫則莫若立
醫學以教生徒制其員數責以精深治人不愈書以

為罪其餘妖妄託言禍福一切禁絕重以違募論之
如法為之既艱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方術之濫
可毆也欲毆聲伎之賤則莫若令民家毋得用樂衣
冠之會勿納俳戲申命關防呵其過往用之既少則
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聲伎之賤可毆也毆之有術
復之有業然而不力於農者未之信也

富國策第五

或曰釋老之弊酷排者多矣然以脩心養真化人以
善或有益於世故聖賢相因重其改作今欲毆緇黃
而歸之無乃已甚乎曰夫所謂修心化人者舍吾堯

舜之道將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於禮尚簡自
恣而已矣昔孟子之闢楊墨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今山澤之臞務為無求於世呼
吸服食謂壽可長非為我乎浮屠之法棄家違親鳥
獸魚鼈毋得殺伐非兼愛乎為我是無君兼愛是無
父無父無君不忠不孝况其弗及者則罪可知矣故
韓愈曰釋老之弊過於楊墨也然而曰人其人火其
書廬其居則言之太暴毆之亡漸何者飽食安居其
習已久一旦斂數十百萬人而寇之則驚擾甚矣故
前所謂止度人而禁修寺觀者漸而毆之之術也繼

黃存則其害有十緇黃去則其利有十男不知耕而
農夫食之女不知蠶而織婦衣之其害一也男則曠
女則怨上感陰陽下長淫濫其害二也幼不為黃長
不為丁坐逃繇役弗給公上其害三也俗不患貧而
患不施不患惡而患不齋民財以彈國用以耗其害
四也誘人子弟以披以削親老莫養家貧莫救其害
五也不易之田樹藝之圃大山澤藪踣稼畧盡其害
六也營繕之功歲月弗已驅我貧民奪我農時其害
七也材木瓦石兼收並采市價騰踊民無室廬其害
八也門堂之飭器用之華刻畫丹漆未作以熾其害

九也惰農之子避吏之猾以備以役所至如婦其害
十也果去之則男可使耕而農夫不輟食矣女可使
蠶而織婦不輟衣矣其利一也男則有室女則有家
和氣以臻風俗以正其利二也戶有增口籍有增丁
繇役乃均民力不困其利三也財無所施食無所齋
民有羨餘國以充實其利四也父保其子兄保其弟
寇焉帶焉沒齒弗去其利五也土田之直有助經費
山澤之富一婦衡虞其利六也營繕之勞悉已禁止
不驅貧民不奪農時其利七也良材密石亦既亡用
民得築蓋官得繕完其利八也淫巧之工無所措手

棄末反本盡緣南晦其利九也宮毀寺壞不備不役
情者猾者靡所逋逃其利十也去十害而取十利民
人樂業國家富強萬世之策也何憚而不為哉將以
存而勿論乎則董仲舒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將以為民祈福乎
則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皆賢人之至論先聖
之法言也少留神明執禦焉

富國策第六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謂農常糶而

末常糶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
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糶也末
不常糶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
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
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
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
腰鎌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
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
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
既不盈竇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

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
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費人乘
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
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糴也或闔頃而收
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
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費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
所為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
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
命矣上之澤於是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糴之法

有為而作也管仲行於齊季悝行於魏耿壽昌行於
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廢聞未
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茲全盛之事也
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
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糴不甚賤春糴
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
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
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姦也一郡之糴
不數千萬其餘畢入於賈人至春當糴寡出之則不
足於饑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於是賈人深藏

而待其盡盡則權歸於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糶則無資少糶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糶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於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姦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富國策第七

水旱之憂聖王所不免堯湯之事賢愚嘗共聞也故君人者務多蓄積以為之備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皆計國用之餘隨便蓄積以須乏困故時可灾物可天苗可稿地可赤而人不可飢也自井田法壞軍國務煩政取一切或未猶遠其有儲邊有備則國之幸矣史之能矣元元之民自為

之而已矣夫民之無知靡衣媮食豐歲粒米狼戾有不愛也食之亡節用之亡度或委於糞土或腐於畝畝或以飮狗馬或以肥雞鶩計口論費幾何而不倍蓰也及其凶年則家不素蓄人不豫備室如罄矣突不黔矣草木之根實不足以飽矣於是強者為盜賊弱者轉而死滿壑父母妻子不能相保此禍亂之階善為國者所宜留意也嚮者天地嘗有災矣百姓嘗有飢矣使以安撫為號者擁節而宵征吏以勸誘為辭者弗絕於耳或出御府之金或下鬻爵之令君心勤止不翅慈母然而穀生有時不可以坐而待也儲峙

有數不可以從天降也求之甚至得之幾希以此振民不亦難矣愚竊跡古制之宜於時者莫若義倉之為愈也蓋豐年損其有餘儉年救其不足事至纖悉功垂無窮故隋開皇中始立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飢饉唐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願橫生賦歛利人之事深足可嘉今宜於天下縣治各建倉廩踵唐之制以義為名然唐之用心固善矣歛散之法則未盡得宜彼計民稼種以晦稅之及無田者亦各有差則能入粟之人非窮民也至凶年則入粟之家或自有貯備不當賜救於是窮

民享之矣出此而入彼有喪而無得矣以異於厚歛乎今莫若以農末之民各分戶等每於秋成以次入粟謂之寄留至凶年則下戶之乏食者準數給還其上戶則轉以給窮民書其轉給之數積以歲年數登若干者拜以爵級以寵異之則富人樂輸窮民受賜矣與夫臨事而鬻爵無粟而虛求不可同日而語也

富國策第八

昔在神農日中為市致民聚貨以有易無然輕重之數無所主宰故後世聖人造幣以權之其始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但珠玉金銀其價

重大不適小用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根周苗漢蔓于隋唐或因或革模法亡常獨開元之號最得中制相承遂至于今斯固先史商之久矣大抵錢多則輕輕則物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物重則用或闕物輕則貨或滯一重一輕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國計論之莫若多之為貴何者用有常數不可裁減故也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積嘗朽貫矣而近歲以來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餘見夫泉流布散通於上下不足於國則餘於民必然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藏緡之家且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宜增而却損

其故何也錢非溫也不可水而弊之也非脆也不可
食而盡之也然而安在哉是有姦人銷之也姦人所
以得銷者以惡錢容於市銅像銅器容於寺觀也竊
觀人間或銷法錢散雜他巧以為惡錢其作必於重
湖大江窮山深谷風濤所阻猛獸所在人不得見吏
不得呵是法令無由而勝也銷一法錢或鑄四五市
人易之猶以二三則常倍息矣民既蓄惡錢不可使
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國失法錢而
民得惡錢惡錢終不可為國用此錢所以益少也又
緇黃之家競禮銅像易模變巧動必滿堂鏡鈺鐘磬

之器所在雷震謂取於官則有害冶鑄其私則以錢
為之耳新故渾散公私莫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
用之廣矣利數倍矣故橐焉而煇煇焉而聲者往往
而是披榛而行裹甲而商者不絕於道緩則恣所為
急則鬪而死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像則日新器則
日長其所銷者寧有絕極此錢所以益少也今欲絕
盜鑄莫若去惡錢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欲辨銅像
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何謂絕盜鑄莫
若去惡錢夫盜鑄之人散在幽遠卒以法繩之則吏
必苛察獄必寬濫閭里之間將不安居焉苟有利矣

雖死而必求苟無用矣雖縱之弗為要錢去則盜鑄者無用無用則盜鑄自絕矣故曰絕盜鑄莫若去惡錢也何謂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今人間既多惡錢一旦急之則莫敢出莫敢出則是銷法錢之銅而積之無用之地國既失實民且傷財固莫若下令收惡錢而銷之除其散雜償以銅價示之期日要之重典民既畏法而喜於得直將畢入於官官挾其銅因以資冶鑄則法錢益增惡錢盡去矣故曰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何謂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今寺觀櫛比像器之設遠數不終必詰之

曰作之新乎因之故乎取之官乎得之私乎則是增吏貧不足以按廣獄城不足以繫令愈急而姦愈生非術之善也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則銅積足以資冶鑄工巧無所措其手銷錢之弊不禁而止故曰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至於蠻夷之國舟車所通竊我泉貨不可不察古之人曰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操柄也果慎斯術則操柄無失而群下服役有國之急務也

富國策第九

縣官食租衣稅古之道也自漢而下兵益興經費益

不足日生他名猶罔克濟勢不可已非上失也山澤之富天地所以養人者鬻鹽之利博矣故東郭咸陽致生累千金吳王濞富埒天子孝武因置鹽鐵官是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未必不由此也朝家酌古鹽法有因有革或引之池或汲之井或熬之海一出公上人不能私此其因者也東南列郡官自斥賣舟運銜尾倉儲如抵商旅之行斂手無措此其革者也然先王之制未有始善而末不弊者蓋作法之時上心切至吏皆圖功人皆畏法而姦謀未生始以是善也累世之後事同凡常吏或解弛人或慣習而姦謀

日生末以是弊也官初糶鹽時操其贏甚厚而郡國鹽積常不足於糶今之郡國昔之郡國也戶口蕃息則倍蓰矣而糶益少鹽益滯者何也是姦謀入焉耳彼鹽之來遠者逾江湖歲於波月於風焉近者亦百數十里維堤堰宿茂芟焉軍之窮吏之狡者家於是食於是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它物固其常也既輦而倉則舉掌之人又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它物無慮公鹽常失其半而半它物焉民之食鹽既多私賣者矣而公鹽之出不可賒貫故坐肆占賣者郡縣數十以數萬家之食仰數十戶之鹽一銖一兩不可與

官為市必取於斯人之徒其勢必小其權量增以糞
土常不啻以倍價取半鹽矣公鹽貴而汙私鹽賤而
潔山澤之毗城邑之豪競食之而竊販者亦交馳焉
是則民雖衆多或食私鹽或食糞土利輸於姦而官
之糶益少鹽益滯矣令非緩也法非輕也利之所誘
雖日刑人號痛之聲動乎天地弗能禁也故今日之
宜莫如通商商通則公利不減而鹽無滯也何謂商
通則公利不減夫官自糶鹽利信厚矣然舟有壞倉
有墮官有俸卒有糧費已多矣若官鬻鹽而糶與商
人使自行之既權其息因取關市之稅而費省焉是

公利不減也何謂商通則鹽無滯夫商人衆而務售
則鹽不殺雜所至之地又以貴于市人則列肆多得
斥賣賣者多而務售則鹽亦不殺雜昔啖糞土者今
皆食鹽昔烹竊販者今皆公行鹽之用益廣是以無
滯也公利不減而鹽無滯財用以足刑罰以清治世
之懿也或曰官鬻鹽而糶與商人有息焉有稅焉息
寡而稅薄則公利損息多而稅厚則商不來何如曰
不若寡薄之為愈也寡薄則何以使公利不損曰東
南和糶幾二百萬轉漕之費不為不多矣今糶鹽與
商以米推折則數百萬斛可坐致淮海是於公利豈

少也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通變之時不可忽也

富國策第十

或曰天下之貨茶最後出而國用賴焉今茲有說乎曰茶非古也源於江左流於天下浸淫於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有國者從而籠之利一孔矣而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每歲之春芽者既掇焙者既出則吏呼而買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闇也於是乎行濫入焉

草邪木邪唯恐器之不盈也塵邪煤邪唯恐行之不昂也商筭而行或不售也則販者解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是以邦之泉布竭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未收而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吏自斥賣課不甚多時或不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倍矣來有甚遠價有甚貴而人爭取之者味美也塗有甚險法有甚重而人爭販之者利厚也巡按之使逐捕之卒日馳於野黥額之吏鞭背之人日滿於庭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督責愈重而財不可阜勢之所運末如之何也已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

勿賣買聽其自為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稅以此
校彼殊塗一致且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所擇精則
債之必售債之售則商人衆商人衆則入稅多矣又
昔之所以披草莽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
通商則當安行夷路自實官府亦入稅多矣況不滯
本泉不煩威獄利國使人莫善於此或曰子謂通茶
鹽之商其如逐末何曰昔之未通商也文峻而網密
富厚重慎之子罔游其間故蚩蚩細民以身易財者
入焉若法通商則大賈蓄家射時而趨細民何利焉
非逐末之路也於戲鹽始於漢茶始於唐取以濟時

事非師古異日邦財饒衍王道寔昌棄之於民不勝
大願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強兵策十首

強兵策第一

兵之作尚矣黃帝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國之於
兵猶鷹隼之於羽翼虎豹之於爪牙也羽翼不動鷲
鳥不能以死尺鷃爪牙不銳猛獸不能以肉食兵不
強聖人不能以制禍夫矣所謂強兵者非曰日尋干
戈暴骨萬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橫行天下也必有仁
義存焉耳仁義之說何如曰歷觀世俗之論兵者多
得其一體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詐

力武夫曰詐力而已矣何必仁義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為仁義者兵之本也詐力者兵之末也本末相權用之得所則無敵矣故君者純於本者也將者駁於末者也孫子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也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將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嚴也乃知君則專用道德將則智信仁勇嚴並用之矣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不敢遠引請以漢事明之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秦人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此項王失仁義而漢王得之之謂也及信為將以水壘乍渡而虜魏王背水陣立赤幟而破成安君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以為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故身死泚水上此成安君失詐力而韓信得之之驗也然為將者多知詐力而為君者或不通仁義故雖百戰百勝而國愈不安敵愈不服也所謂仁義者亦非朝肆赦暮行賞姑息於人之謂也賢者與愚者廢善者勸惡者懲賦斂有法繇役有時人各有業而無乏用樂其生而親其上此仁義之凡也彼貧其民而我富之彼

勞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寬之則敵人望之若赤子之號父母將匍匐而至矣彼雖有石城湯池誰與守也雖有堅甲利兵誰與執也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若彼貧其民我亦貧之彼勞其民我亦勞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敵人之來是猶以鵠漿待渴者以附子呼飢人彼寧無聊必死而已孰為來哉敵無歸心而誓必死則我雖以太公為將孟賁為卒飛兔為騎太阿為兵未易可圖也而况吾民不附自生它變亦不可不慎也國家積德察仁為之百年矣黎民懷惠且歌舞矣不幸我心怙亂阻我王命師

興三歲未獲振凱雖天衷勤恤而軍事惟煩或以財賦或以力征元元無知頗或愁怨而西方尤甚矣伏惟發德音為天下慮內以紓吾民外以誘來者則邊鄙可安大功可立有識之願也

強兵策第二

或曰天下之事宜何慮哉曰以天下為一身則諸夏腹心也夷狄手足也腹心安寧氣和而神王則手足之疾非吾禍也若腹心不寧後其氣而疲其神以專治手足手足未愈而腹心殆矣故用兵之法必脩諸內而後行諸外彼戎狄豺狼罔知禮義強則犯上弱

則離散執而誅之用力非少舍而弗問時復侵軼顧
摧制之何如耳故當今之慮若與屯田之利以積穀
於邊外足兵食內免饋運民以息有國以省費既安
既飽以時訓練來則奮擊去則勿追以逸待勞以老
其師此策之上也若宿兵於外仰給於內前不敢進
後不敢退雖曰無功幸免於敗千里饋糧二十致一
材木蔽於車輦牛馬死於牽傍男女困餓室家空虛
行之數年敵承其弊此策之中也若帥師深入羸糧
而隨少人則攻戰不足多人則饋餽不繼道險而有
伏勢孤而亡援與無知之俗爭一旦之命萬一蹉跌

禍在不測此策之下也今將出上策則何如曰屯田
之利建議者多矣而執事未之從者其以地少可耕
之田乎軍無可耕之人乎今之郡國民既庶矣誠少
曠土可以耕也今之禁衛卒素驕矣誠無勤者可以
耕也然而可耕之田安取之哉曰邊郡之民有困者
矣有不安其居者矣苟募其徙內地授以生業使之
安堵乃以其故田宅隸于屯官則不患無田矣然而
可耕之人安取之哉曰邊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別置
屯軍凡天下廂之冗役者法之流移者民之願從者
合而籍之以隸于屯官則不患無人矣田既入人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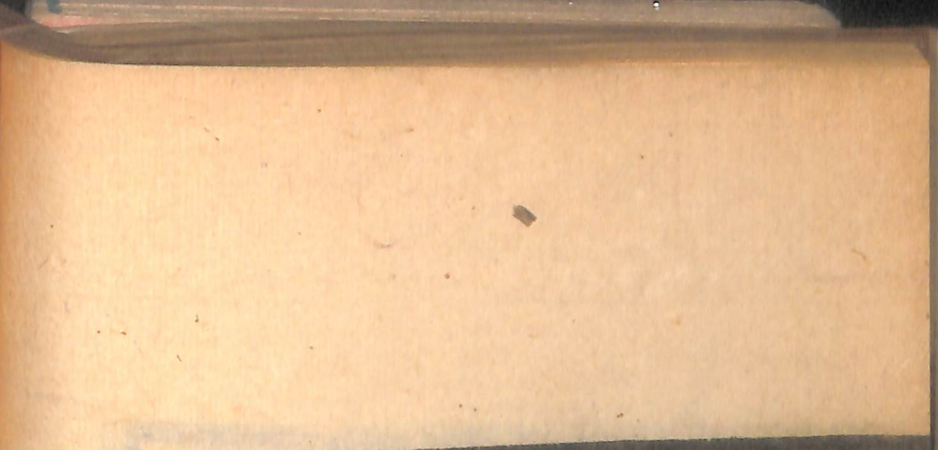
聚然後辨其夫晦列之廬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穡明
立勸課時加督察動則有賞惰則有刑然而農功集
矣既又為之什伍立其長帥賦以兵器與其甲冑乘
其閑暇習之戰鬪是謂因內政以寄軍令也然而武
事興矣食既足兵既練禁旅未動而屯軍固已銳矣
以紅腐之積濟虎貔之師利則進戰否則堅守國不
知耗民不知勞而邊將高枕矣彼其不忠不孝愚弄
其民於矢石間而我以餘力馭之亡有日矣或曰屯
田固便矣徙民內地不亦擾乎抑其授以生業於國
用何如哉曰民得去兵寇輕賦役而就善地若水之

於下魚之於淵也今募其徙是順民之政也漢武帝
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凡七十餘萬口
後加徙猾吏於關內當是之時弗聞其擾也且以輦
運之費為徙民之生業不亦多乎輦運則連年不息
民業則一與之而已矣暫勞永逸其此之謂乎然則
民樂內徙而邊郡虛如之何曰嚮者民多而兵少故
鬪者寡而驚者眾如使民少而兵多則鬪者眾而民
有賴矣以兵易民何虛之有哉在漢趙充國在唐婁
師德皆以屯田利盡西土威震羗胡茲薦紳先生之
所常言也惟熟圖之

強兵策第三

或曰屯軍之耕自養可矣禁旅坐食胡能給之曰古者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其人之食上年則人四鬴中年則人三鬴下年則人二鬴計一夫之耕其登穀不寡矣今屯軍之耕姑以下農夫為率一夫耕而食五人則十萬夫耕所食禁旅四十萬人矣以二十萬夫耕則餘四十萬人之食三年耕則有二年之蓄矣雖有凶旱水溢巖廊之上可無西顧之憂也然則屯田之利可施於天下乎曰今天下

公田往往而是籍沒之產未嘗絕書或為豪黨占佃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官而領之舉力田之士以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為之卒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講事勇耕而後食女蠶而後衣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銳出盈野入盈城矣其所輸粟又多於民而亡養士之費積之倉而已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筭也或曰議者多稱鄉軍何如曰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一人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此先王之法也管子



作高令之政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
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
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故能外據戎狄內
尊天子以安諸夏也夫設鄉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
矣人之愛親戚重財物蓋天性也寇賊之來將殺我
丁強虜我老弱蹂躪我田宅掠取我金帛則凡噍類
皆有聞心矣君人者因民心而利導之既訓練之又
特領之則其守戰至死非賞罰使之然也竊觀近世
鄉無軍目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
袒裼之軀投餌於虎口賊去信宿則吏卒至吏卒至

而亡所獲益為勞弊矣雖然豈唯野而已哉不曰郡
乎曰縣乎自非方鎮多無備豫客軍百十僅如逆旅
幸而治平矣萬一有狂夫大呼則奚以待之故鄉軍
之名不可不察也近者亦籍戶而為之矣萬家五百
亦已多矣然恐將吏未得人訓習未得理何者統帥
則縣令也縣令豈皆賢偏裨則戶民也戶民豈皆善
撫御或失變故亡常此謂將吏未得人也今之所教
姑令習射曾不知坐作進退之節心背左右之宜耳
不辨金鼓目不別旌旗一旦用之敵市人耳此謂訓
習未得理也如欲將吏得人莫若精擇縣令勿拘官

序一以材能縣令得人則偏裨之選亦得人矣然後明
戰陣之法以授之則訓習得理矣如此則鄉軍日強也
屯軍以征戎鄉軍以守備郡國之勢皆王之藩屏也

強兵策第四

或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
強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溫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
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東南之士少所
立此士大夫咸知之也而子謂郡國屯軍可以征伐
意者非東南之謂歟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情性
有地氣矣是之謂風也教而使之在君長矣是之謂

俗也聖王不擇民而教賢將不擇士而使擇民而教
是國無類冉未可學也擇士而使是世無資育未可
戰也水至柔也揚之以風則可使覆舟金至剛也冶
之以火則可使成器顧所用之方畧何如耳江南有
卑薄之稱荆楚有剽輕之議其傳非一世矣然楚若
教筆路籃縷而其後世常與晉爭諸侯吳太伯斷髮
文身而其後世亦先晉軟項籍以八千人起會稽而
殺秦降王遷漢王於蜀分裂天下號稱為霸宋武帝
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正晉遂平齊地長驅關洛
是則東南之士亦嘗與西北枝矣惟其將之才不才

也然以今日之事言之則習有所多技有所長亦不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韉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陵險阨草木蕭蔚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度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軍衆則笑之矣南征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諭也江海之濱或一盜肆虐一邦被擾則命王人帥王卒以捕之以多擊少以短擊長費或其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嚮者征南蠻谿洞則可監矣去平地而即險阻出

中國而入瘴癘狡穴未堙而吾軍殆矣竊惟廟筭之深未必不及此也蓋郡國無精兵不可不內發故也戰使置軍屯田隨便興發則何征而不服何討而不誅哉至若以古名將將之以騎戰之法教之舍此所短從彼所長則運之天下亦猶衽席間也

強兵策第五

兵矢者軍之神靈也甲冑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奮劍則千人披靡孟賁袒裼則童子關弓能殺之矣然兵不利不若無兵之愈也無兵則慎所擊而遠於敗矣甲不堅不若無甲之愈也無甲則知所避而免於

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堅而假之以求勝恃之
以求生則誤大事取大禍莫斯之甚也故周官考工
為器之法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
然後可以為良凡器皆然况於兵乎故其為弓也取
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
豐末膠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
測絲欲沈六材之全然後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
合三材寒真體冰析澗春被弦其為矢也前弱則俛
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蓬羽殺則趨
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撓之以眡其鴻殺

之稱凡相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
欲稟其為戈及戟矛之秘也攻國欲短守國欲長置
而搖之以眡其蝟矣諸牆以眡其撓之均橫而搖之
以眡其勁其為甲也眡其鑽空欲其窳眡其裏欲其
易眡其朕欲其直縻之欲其約舉而眡之欲其豐末
之欲其無斷是先王之為兵甲必及其時必美其材
工則必良事則必試如此其至也惟今郡國之貢兵
器果何如哉聚工而作卒歲後已未嘗試也連輿而
出方舟而上無不受也簡閱不明則精粗不別精粗
不別則制作必濫制作濫則工不必巧材不必美况

天時乎況地氣乎加以師興之際卒然求取斬木以
為勞伐竹以為箭或取非其時或產非其地備數而
止行濫固多暴之日則焦濡之雨則朽以之應敵不
知其可矧新甲之制出於一切次紙為札索麻為縷
費則省矣久將奈何凡此之類皆有識之所聞見也
至於郡國兵庫或久不啓戰守之具未嘗備飾事至
而慮亦非智者所能也愚以為天下造兵宜專命守
臣以蒞之總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選必難其人而進
其食以優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價以來之取
之有地來之有時為之有法日省之月試之善至多

則賞惡雖少而刑上下檢察用為急務其舊兵革勿
絕繕完以備豫為政則龍淵太阿不獨稱於古而蠻
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

強兵策第六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者天子遣將於太
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
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
之故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
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夫古先哲后於王業亦

艱難矣安不忘危其心亦至矣豈故欲示人以利器
成人以威柄以天下之命屬之於一臣哉蓋任賢之
道不得不然也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獨行也若
使駕以輜車驟以蹇驢投夫罷羸執轡其上則未必
不傾覆矣况乎致遠哉鳳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
恣也若使繫之以線縲養之於囹圄藩籬之類啁啾
其側未必不憂死矣况乎冲天哉用兵之法一步百
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
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
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跡其原蓋知之

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
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無
所監則或生變矣是故束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焉
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
而使之未見其賢而任之是國無賢邪未知其忠而
使之是下無忠邪與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孔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馬瘦我必也
授以節度使之遵行邪則王人之微者自足為之矣
安用大臣哉大臣而尚可疑耶則小臣胡為而可信
也彼誠不忠耶則不知有君矣何憚於一小臣哉昔

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鼎足之形可坐而定也而藉金石之交荷解衣推食之德蒯通之說弗忍從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為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豨內因諸官徒奴以行大事誠非嚮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於霍子孟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間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疇敢不順苟為藪之人亦無足信者今茲兵興矣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為一體無置節目於其

間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易可成也

強兵策第七

國之所以為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為將能養士也人莫不愛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衛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親非父母也倫非兄弟也然而所以撫循盡得其歡心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故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其推恩信分甘苦曠日持久上下親矣猶不能以有功一旦而易之則

雖賢矣雖仁矣上恩不可一言而洽也下情不可一
顧而通也卒然用之則安能有以為我馬之馳矣而
斷其蹄雖代以驥足弗能行也子之孩矣而逐其乳
雖繼以毛嬙弗能育也昔燕以騎劫代樂毅遂有即
墨之敗七十餘城盡反於齊趙以馬服子代廉頗遂
有長平之降四十萬衆皆阬於秦功或不可早建事
或不可速成亦明主所宜察也竊觀今之易將誠以
敗衄不稱故也夫任人當審其賢不賢未可責其勝
不勝也不賢而勝非國之福也適所以召敵也賢而
不勝非國之患也適所以倣之也使彼勝而驕我敗

而怒以無功之將用無功之士竭智盡力求洒耻
則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堅水之有弱火之有焚死
之可畏生之可懷矣孰能當其鋒哉吳子謂魏武侯
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三萬人臣率
以嘗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
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則一人投命
足懼千夫故其以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敗
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視敗於嶓而秦伯
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荀林父敗於邲而晉侯赦其
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錄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

是雖有過人之畧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
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閑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
而已矣後之人將曰苟勝焉何恤乎富貴苟負焉不
過一左遷而已任之不甚久責之不甚重人或苟且將
焉用之幸而天威在上盜不敢前如使易將之際群情
未安約束未定謀未及周備未及設而犬羊乘之禍亦
不可測也誠能注意賢才期之遠大一勝勿遽賞賊平
之後則茅土存焉一敗勿遽罰事終不濟則鈇鉞存焉
困獸猶鬪况大將乎是則耻不足洒而賊不足平也

強兵策第八

或曰一敗勿罰過可畧也一勝勿賞何以使人曰勝
而勿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愚嘗深跡有國者之行
事未始不以賞使人也而或失使之之道焉夫爵者
所以貴也祿者所以富也富貴者是人之所以欲也仁
非伯夷對齊廉非於陵仲子孰能不動其心哉故智
者竭慮勇者盡力辯者以說文者以激不敢家其家
不敢身其身不遠於蠻貊之外不威於矢石之間日
不為暑風不為寒渴不暇飲飢不暇食孳孳焉從於
王事者賞使之然也雖有至性自天至誠發中不待
勸沮而決所去就者茲蓋非常之士豈可以衆人望

之哉乃知賞之於使人至矣其為失者賞之大速而
浮於功也徒知賞之可以使人而不知賞極則弗能
使之矣舉億萬之衆贏千里之糧足未履於山川手
未煩於袍鼓虜獲未盈車斬首未數級而幕府已獻
捷矣朝廷已議功矣爵等有數而敵人無數賜物有
盡而賊衆無盡故天討未行而策命極矣尺地未收
而府庫殫矣身既已貴家既已富子女玉帛所欲者
陳於前矣兄弟親戚所愛者受其賜矣體習宴安志
在驕佚勝則無以加敗則失其舊盡蛇之足世所戒
也是賞典雖在安能復使之哉其間亦有矜功跋扈

以求姑息國家之弊多或由之唐季五代可覆而視
也此無他賞之太速而浮於功之咎也故曰勝而勿
賞是所以使人之術也古者師還飲至策勲事成而
賞誰云晚邪抑又聞之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無
德而官則官不足以勸有德無功而賞則賞不足以
勸有功如使偏禰受位私昵受賜則何以待功德之
臣哉位雖高與偏禰同賜雖厚與私昵同是德不足
貴而功不足重其誰勉之哉今者明明在上誠日慎
於賞爵則師可使武臣可使力而四方無虞矣

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長用當其宜則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昔伊尹之興土功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偻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竊觀世俗之論則有異於此不求於己而專責於人不用其長而專攻其短適時則謂之違禮從權則謂之壞法剛毅則謂之不遜倜儻則謂之不檢輕財則謂之不儉為生則謂之不廉見其一不問其二觀諸外不察諸內以帷幄之談而

校之老生之議以戎馬之任而同之俗吏之選是猶責越客以騎射望胡人以乘舟雖其賢才何益於事哉蘇秦謂燕易王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我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于首陽之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我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却齊之強兵我故知善不必皆可惡不必皆否置之有地使之有時一不可廢也小才

之於大用是匹雛不能以舉千鈞也大才之於小用是堯舜不能以牧羊也故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絕為眾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也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整一眾此千人之將也外貌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馴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

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明主誠能不牽於世俗之論而盡乎才用之宜則不視而形不聽而聲不降席而橫行乎四夷矣

強兵策第十

將之有兵法猶儒之有六經也儒莫不讀六經而知道者鮮矣將莫不讀兵法而適變者鮮矣世一賢士猶為踵武國一賢將猶為比有其故何也性生於內而學成於外非學問之能移性也水之流者決之也而聚鄭白之工不能以流涸澤刃之芒者確之也而

盡南山之石不能以利鉞刀本之弗善未無及也然
值承平之世言堯舜者皆可以為善當有事之際學
孫吳者未必能應敵緩急之勢異也夫兵者詭道有
形或不可視有聲或不可聽合散如雷電隱見如鬼
神而欲以昔人之餘論既往之陳迹擬議於其間不
亦難乎苟非有高世之識出類之才動如循環一步
百變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楚漢之時諸將多矣唯韓
信起於敵隸戰而必勝攻而必取未嘗敗北者何也
豈其兵法皆衆人之所未學者乎蓋其用之非衆人
之所及也是謂反兵法而用兵法也兵法曰絕水必

遠水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敵半渡而擊之利
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也及信與龍且夾濰水陣乃
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
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此反半渡之
文也而卒以勝者雜於利而務可伸雜於害而患可
解也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而信攻趙未至井陘口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之此反前
左之文而卒以勝者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
存也反其顯而用其微人以為拙己以為工智者不
能與其謀巧者不能同其伎用兵若此可以言學矣

今以衆人之識讀衆人之書而求以勝彼亦已疏矣昔
趙奢之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
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
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
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孝成王使括為將藺相如
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也趙王弗聽故有長平之敗乃知有將
才者必習兵法習兵法者不必有將才况以言取人
孔子病諸兵戰之場立尸之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第 3517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4

3

